

## 元宝壳子

五奎活到70多岁,才得了一个小外号:活宝壳子。

“壳子”是京戏里跌打翻扑的硬功夫,角色突然遇到意外打击或者在激烈的开打中身体失重,猝然从台毯上跃起,手脚朝天,脊背笔直地落地,叫做“摔壳子”,也叫“鏢子”。其中一种最难,要翻得高,手脚蜷缩,身体弯成弓形,只凭背部的一小部分着地,取其形叫“元宝壳子”。摔不好就会跌损脊骨或震坏五脏六腑,近年来几乎绝迹于舞台了。

五奎最念念不忘的恰恰是这元宝壳子。他对现在没有人练没有人演这功夫很伤心,常扯着沙哑的嗓子跟别人抬杠:“什么叫危险,不险不险谁来看你?躺在被窝里睡觉最安稳,有人看吗?怕危险,别吃武戏这碗饭,练的是功夫!”谁要是不服气,他会紧紧腰带,真要就地摔给你看看。老头子儿孙女一大帮了,摔坏了谁招待得起?人们赶紧拉住他,他却还不饶,就讲起当年在《金钱豹》里如何摔元宝壳子来。金钱豹把雪亮的钢叉摇得哗哗脆响,高抛向空中,他演的孙猴子从两张高桌上翻下来,空中接又,曲身将三股叉尖对着心窝,蜷成一团摔下,又准又狠又脆,台下顿时炸了窝。这一手,他在台中、台左、台右要连摔三番,立起身来面不改色气不长出,顿时接着与金钱豹开打,这叫真玩意儿——不是玩儿命。大名鼎鼎的李少春就因为相中了他这一摔,说:“跟我唱吧,一个晚上10块现大洋!”要知道,那时挣一块大洋能买44斤一袋的精白面哪!可他愣没答应,因为演豹子的是师兄弟,自己攀高枝儿走了不仗义。

这些事,他常在团里叨念,老同事们听了往往会附和一句:“抽情,玩意儿嘛!”他便很舒心,很熨帖,让对方抽烟,喝自己新沏的酹茶。后来老人们相继退休,不露面了,只有他还每天泡在团里,照常早晨到练功房里转悠,讲给周围的小青年听。小青年们起先还听得入神,觉得新鲜,日子一长就没了耐性,眼神变得像听祥林嫂讲阿毛被狼吃掉的故事。他以为对方不信,急眼了,又要摔给他们看。小青年们都鬼猾得很,马上嘻嘻哈哈换出一副嘴脸,说在戏校就听说奎爷的大名,老师们都服的,摔壳子是没有敌手的。他很容易被哄,顿时烟消云散,一边让烟、让茶,一边又讲起当年在台上摔完,散戏回到后台,弄几两老白干儿就着酱牛肉、花生米一喝,两盘下去,浑身发热血脉通畅,筋骨酥软,那份舒坦,美,给个县太爷当也不换!越想越来兴头,真的掏腰包和小青年们去喝酒,猜拳行令侃大山,然后借着酒兴打牌,输了钻桌子、贴纸条、跳“铁门檻儿”、顶盘子乃至学猫叫狗叫,什么都干,一点儿不像老先生的样子。

剧团写本子出身的团长心眼挺细,总说五奎成天和从小青年厮混不是个事儿,万一哪天闹过了头,情绪失控,老爷子真来个现身说法,老骨头老肉的,出点毛病不得了,就找他谈话,很婉转地征求他对青年演员的印象。他回答挺好哇,武行那帮子一个个都他妈猴精着呢,就怕不听话不肯吃苦练功。团长就叹气,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于过去了,有的没大没小,您哪……刚要转入正题,五奎已经就立起眉毛来了精神,拍着胸脯大包大揽地说没事,他们谁不听领导的话,你言语一声儿,我臭骂一顿就都老实了!团长咽了口唾沫,下面就无语,只用食指在空中比画着写字,也不知写出几个字样来。

过了两天,团长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件事,就趁着五奎在团里的时候去家访,对他的老伴说奎老演了一辈子武戏,吃苦受累,该在家享几年

## 五奎

□刘连群

五奎就感慨万端地点头、又摇头,应了好多“那是”,但后来又说的后生还真不赖,像在《挑滑车》里演高宠,黑风利的就堪造就,几位有空给看看,捧捧场。老头们齐声表示没说的,到演时一定要去。五奎说着抬腕一看手表,忽然叫了声哎哟,到上练功房的时间了。平常都是和小青年们一块练,虽然今天自己先活动了,也还得去看,不然不放心。

五奎告辞众人,提起鸟笼,大步流星往剧团走。在团部门口,正碰上上班的团长,紧蹙眉头,一只手还在空中比画着写字,竟然没有发现对面的五奎。他就立住了,打了一声招呼,笑呵呵地举起手里的鸟笼。团长这才反应过来,先盯住鸟笼,又怔怔地朝他眨巴眼睛。他则连声感谢团长的关心,说组织上往家里去一趟孩子们就只知道孝顺了,他以后往团里来手里也有伴儿了。团长含混地应着。他又问团长冥思苦想是否又在琢磨什么本子,团里实在该研究两出新戏了。团长忙说没有哇,这些日子挠头的事太多没顾上弄本子,他听了就拍胸脯表示有为难的事用的着他就只管张口,别不好意思,然后就提着鸟笼先朝院里走去。

那是只黄雀,肥嘟嘟的羽毛,羽毛于深绿中点缀着浅绿、鹅黄,乌黑的尖嘴,在小圆木笼里跃上跳下,很爱叫,而且声音清脆悦耳。五奎很喜欢,亲自换上食、水,逗弄了好一阵,转天一早就提着鸟笼去河边了。那里经常聚集着一群养鸟的老头,或提着笼子遛来遛去,或挂在树杈上,一边听叫,一边互相品头论足,讲些养鸟的学问。他们养的多是画眉、百灵、红子之类较为名贵的品种。笼子也讲究、气派,做工精致,黄铜提手金澄澄的耀眼生辉,有的还神秘兮兮地蒙着蓝布罩,一看就给人以里边的活物绝非等闲之辈的感觉。在他们堆里,人因鸟贵,他们自然对小小的黄雀及其主人不屑一顾,五奎走过去搭讪,见老头们的样子就有些败兴,赌气走开,把笼子挂在一棵远离众人的树上,然后两眼紧盯着。黄雀先是惊悸不安地胡乱扑腾,后来也许渐渐习惯了周围的环境,四下张望一阵,把尖嘴探进小瓷罐里喝水,又甩弄得水花四溅地洗澡,梳理羽毛,然后在桅杆上立稳,扬起小脑袋快活地鸣叫起来。它的声音虽然不如那边的画眉们洪亮,却也婉转动听,五奎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了,咧开嘴乐了。

他是个身子骨闲不住的人,听上一阵就把外衣脱下,挂在树杈上,在旁边活动起腰腿来。少不得踢腿下腰走云手,还一招一式地走了两套拳脚,包括飞脚、旋子、翻身之类,弄完完毕,立身收式,把一条腿抬起来支在树干上耗着。这一来惊动了那边的老头,他们常年累月遛早,对健身活动见多识广,有的自己就会打几招太极拳或扭扭时流行的老年迪斯科。他们看得出五奎的举手投足绝非一般水平,于是就有交头接耳的议论,就耐不住好奇地过来攀谈。一个矮老头上下端详五奎的神气打扮,问是不是武术队的教练?五奎把头微微一摇,说自己是京剧团的。老头们多是戏迷,顿时刮目相看,忙请问尊姓大名,五奎报了名字,众人起先茫然,面面相觑,后来争相表示久仰。五奎明知这是客套,却也不在意,在社会上传名的都是主演,有谁知道武行们姓甚名谁呢。他也忘了方才受冷遇的不快,忙把腿放下来,同众人寒暄,对戏班子的事有问必答,自然讲来讲去就扯到了壳子、元宝壳子和《金钱豹》里的接叉,以及李少春如何重金相邀和他的婉言拒绝,老头们听着都惊叹不已,说还是老艺人有真功夫,现在的小青年

手持两把乌油锤俗称“大锤儿”,同末营大将高宠开打要翻摔的,别人来了,大倪还真跟五奎学了硬实的壳子功夫,准备使在“大战”的第二摔里,其他人闻风丧胆更不敢接这个玩意儿了。同时据接待人员介绍,丁老先生对戏十分内行,提起《挑滑车》的各个角色,老一辈的角儿怎么演,门儿清,在他那儿甭想鱼目混珠偷工减料蒙混过关。

晚上就要演出了,“大锤儿”还没有着落,团长急得在办公室里转磨。忽然门“吱扭”一响开了,五奎风风火火地闯进来,说团长你可真沉得住气,晚上演《挑滑车》到现在不响排是怎么回事。团长正在气头上,反问没有“大锤儿”您让高宠跟谁“大战”去?接着就把大倪近日行径倾囊倒袋数落一顿。五奎一听也着了急,说职称这东西我早说过不是个好东西评来评去有名额管着给谁不给谁净惹麻烦,评的时候领导头疼,评不上的肝儿疼,可就是改不了!又说大倪那个东西也是个小心眼的东西,我们当初没职称也唱了一辈子戏,《金钱豹》照样拿满还是李少春、李万春一大堆好角,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不是……说着说着他的话突然打住了,面容变得极为严肃庄重,硬邦邦地蹦出两个字:我来!

团长开始没弄清,后来吃了一惊,连忙摇头摆手说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五奎脸上的表情更加郑重起来,眯缝两眼紧盯着团长,沙哑嗓子压得很低沉地问:怎么,你看我老了,不中用了?说着就往地下打量,两手朝腰带摸去……团长赶忙上前拦住,连喊别别别可别,面对五奎严峻的目光,不知是急中生智,还是推心置腹,忽然用极真诚温和的语气说不是信不过您,您的功夫团里外头谁不清楚?可事情不能这么办,您一上台问题就出了,大倪今后怎么回蔓儿?他没脸见人了。对小青年还得尽量争取、帮助不是?五奎听了沉吟一下,点头说倒是这么个理儿,既然组织上这么替小青年着想,我跑一趟吧,把那东西狠狠地臭骂一顿他就老实了。团长虽然不大相信五奎有这么大威慑力量,却也不好再阻拦了,况且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五奎是第一个自告奋勇去做大倪思想工作的,他也有点感动,就点头同意了。

五奎走后,本来就不抱希望的团长一直没有闲着,分别给梆子剧团、评剧团、豫剧团和戏校打电话,请求支援,整整忙活了大半天。不料对方都回答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又找几个头头研究,也商量不出好办法,看来只好有要求变更戏码了,正犹豫着如何向丁老先生解释,门呼地被推开了。

一前一后走进来两个人:五奎和大倪。一个红光焕发,一个脸色蜡黄;一个进门就嚷,一个沉默不语。五奎显然喝了不少老白干儿,嗓子越发沙哑地喊道,大倪的腰疼是不轻但他还是惦着晚上的演出,我给他推拿了三遍才能下地,时候不早了什么也别说了赶紧召集人排戏!几位头头喜出望外,团长直朝五奎射去感

谢狐疑外加询问的目光,五奎仿佛没看见,扶着大倪的肩膀先奔前台去了。

谁也不知道五奎如何把大倪说动的,正像无法断定大倪的腰疼是真是假一样。五奎绝口不提此事,与平日健谈判若两人,后来团长找大倪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谈心,事后也没露口风,反正大倪又演“大锤儿”了,反正那天的排练很顺利,一次完成。

晚上的演出非常圆满。最受欢迎的是《挑滑车》,大倪扮的黑风利和高宠配合严密,两把大锤同一杆大枪在“急急风”的锣鼓里打得翻江倒海天昏地暗,黑风利先是被高宠的银枪挑了个“旋扑虎”,爬起来再战,紧接着又被戳一个“壳子”,来势猛,起范儿高,摔得既狠又脆,还分毫不差地切在锣鼓点上,随乐声同时戛然而止,台下顿时彩声四起。坐在楼下第三排中间的丁老先生,兴奋地直摇摆白发稀疏油光的大脑袋,还发出一声极标准的老戏迷喝彩时的“噢儿——”声。

散戏以后,他在文化局和剧团头头的陪同下上台会见演员,被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搀扶着,颤巍巍地伸出戴着钻戒的保养得极好的胖胖的手,满面春风地同大家一一握手,走到大倪跟前时就握住不放,连声称赞功夫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硬实的捧功,又冲又规矩,在哪位师傅门下学的艺呀?大倪就去台侧找来了五奎,丁老先生侧过身去握手,那手却在半路停住,同五奎互相对凝视,迟疑地说“您……您是五……”话未落音,五奎先脱口喊出“你是大头?”随即两个人就彼此拍打起肩膀来。

原来他们早年是同科学艺的师兄弟,用五奎的话说是“发小儿”。故交重逢分外欣喜,丁先生说这些年我来国内一直打听你,原来你在这儿窝着哪!五奎说你改行经商发了横财,不仅大头连肚子也圆了,两个人就都乐了。

寒暄一阵,丁先生说晚上还要等新加坡的一个传真,明天来车接五奎去宾馆,一定好好叙叙旧。五奎一摆手,说你有事先忙去,有空到家里坐。先生告辞离去,他也不送,只又摆了摆手。旁边人的目光却仍随着丁先生那肥胖而又前呼后拥的背影,那被绷得满满的可体的浅灰色西装。张望有顷,才向五奎转回身来,他显得格外瘦小枯干,身上那件儿子工厂发的夹克式工作服也有些皱巴。有人就摇头,叹气。

五奎被他们看得发毛,忙问怎么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倪咽了下水,说:“您和他是师兄弟,现在,人家丁先生——”

到这,五奎两眼圆睁,满脸神采飞扬,哈哈大笑:“你说丁大头呀,咳,我刚才没泄他的底,给他留着情面,他从从小就笨手笨脚,连‘倒毛’都翻不利索,更甭提‘壳子’了,祖师爷没赏他唱戏这碗饭,不改行干吗?”

说罢,大概又想起了大头在科班里的蠢样子,越发摇头晃脑不可支。

大倪和在场小青年们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 百年校庆

□凌鼎年

班长史凡诗是上世纪90年代出国的,在美国混得不错,有车有房,有儿有女,属高级白领。由于父母双亡,妹妹移民加拿大了,老家娄城没了近亲,也就少了牵挂,没有再回娄城。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在异国他乡生活了20来年了,前几个月,突然接到母校娄城中学的邀请,说今年是娄城中学的百年校庆,希望他能大驾光临,恭逢盛会。接到邀请后,史凡诗兴奋了好一阵,回想起了当年在母校的点点滴滴,不想还好,一想,那种乡情、乡愁时时漫上心头,恨不得立马回娄城,回母校看看。

史凡诗想,此次回去,总得为母校做点什么吧。自己虽然经济条件不错,给母校捐个一两万美金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区区一两万美金实在不足以表达对家乡、对母校的那份情感,他想起低自己一届的项博彤有多项专利,赚了不少钱,就问他愿不愿意回去参加母校百年校庆,为母校捐点钱。项博彤连想也没想,说没有问题。

史凡诗与项博彤都是大忙人,但两人都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回国,且都带好了旅行支票。

母校的接待工作很细致周到,有专车到浦东机场来接他们。来到娄东中学,史凡诗与项博彤都傻了,这是我们的母校吗?怎么完全金变了,当年那个校门口是不气派,但很有特色,特别是那两棵数百年老榆树,有好几个鸟窝呢,透出沧桑;那一排悬铃木,少说也有百年,怎么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高大大的门楼,电动的不锈钢大门,一块硕大无比的花岗石横卧在校门内,镌刻着“勤学、拼搏、求实、向上”8个字样。气派是气派,只是没有亲切感。来到校园内,更是找不着北,熟悉的口号楼、教学楼、图书馆都不见了,史凡诗、项博彤都记得口号楼是学生宿舍,口号中间南北各立一块独峰的大湖石,分别刻有“博学”、“笃志”,相当于校训。不知是恋

旧还是没有与时俱进,反正他们都觉得原有的4个字,比现在校门口的8字校训更有文化底蕴。当然,印象最深的是那条长廊,一个发券接一个发券,五六十个发券呢,拍出的照片绝对有味道。还有风雨大操场呢?那可是清代时考秀才的地方,记得中学时,常常来这儿练单杠、双杠、吊环、跳木马……

史凡诗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年冬天,难得下了一场少见的大雪,作为班长的他,与好几位爱锻炼的男同学借了照相机,带了军大衣,来拍雪地肌肉照。史凡诗先让大毛站在风雨操场外,自己对准了焦距,算好了距离,再把照相机给长腿,自己回到风雨操场,把衣服脱了,脱成光膀子,再把橄榄油抹在胸肌上,然后披上军大衣,裹紧后,来到室外大毛站的位置,猛地把军大衣甩给大毛,长腿以最快的速度按下快门。之后,一个接一个重复这个动作与程序,每个人都有一张雪地肌肉照。

项博彤最难忘的是校最北边的那条小河,在那儿,他第一次约了心仪的女同学去帮她复习,应付考试,在书里还夹了纸条给她,虽然没有结果,回想起来毕竟十分的美好。懵懵懂懂的爱,不知算不算初恋?可原来的小河填了,连影子也没有了。原来的老房子、老树都没有了,全是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大礼堂,学校的整个格局都变了,用时的话就是“高大上”了。最关键的是,学生时代的信息已荡然无存。

平心而论,这次娄城中学的百年校庆还是组织得非常好的,毕业于母校的佼佼者来了不少,可以说很排场,还有隆重的开幕式和以及精美的礼品。但与原来想象的太不一样了。史凡诗与项博彤得出的结论是:学校不差钱,还需要我俩捐赠吗?两人摸着口袋里的旅行支票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在校友座谈会上,史凡诗拿出了专门整理后带回来的几张老照片,有当年的学生宿舍口字楼,有长廊,有古老的风雨操场,有老榆树,有悬铃木上的那口铜钟,有口字楼的大湖石,有600年的古紫藤,有已故老校长的照片,有“文革”时学校里的大学报、红海洋,有雪地上的肌肉照,这些照片被记者看到了,如获至宝。校领导来与他商量,希望他把这些照片捐给校史室。史凡诗说:带回国的这些照片就是准备捐给母校的。

项博彤有些失落,他问史凡诗:钱,还捐不捐?史凡诗不知怎么回答他好。

“河里有条大鱼,”二狗绘声绘色说,“有这么长。”他用力伸展双臂比画着。“啊!”听众吐出舌头半天没缩回来。

二狗的话,大家还是有点信的。因为他常年在河里钓鱼。70岁的李老汉叹口气,说:“我就不信,我打了一辈子鱼,还没见过米把长的,他二狗子电了几年鱼,就敢说看到大的了。”李老汉望着挂在墙上的破破烂烂的渔网愤愤不平。这话传到了二狗的耳朵里。“等哪一天,我电一条大鱼来,让那家伙看看!”二狗胸有成竹。

二狗的话,李老汉也知道了。他吧嗒吧嗒旱烟袋,蹲在墙跟前盯着那些破网出了半天神。

几天后,李老汉悄悄地把油漆好的破船和修补好的渔网拉到了河里。他分别在两岸对称式地下了网。他暗想:只要二狗说的那条大鱼从这儿过,保准它跑不掉。于是他天天划着小船在两岸来回巡视。

二狗仍像往常一样,每天让妻子划着小船,他自己两手拿着网兜立在船头。他打开电门,两个网兜在水里移动,强大的电流使水花翻滚,大大小小的鱼儿瞬间漂浮到水面。他用网兜一舀,便把鱼儿兜进了网兜,关上电门,把鱼往船舱一倒,鱼儿躺在船舱,小点儿的僵硬着身子;大点的,翕动着嘴巴,奄奄一息。他每天都能电三四十斤鱼,收入十分可观。

李老汉每每看到二狗就说:“你这叫赶尽杀绝啊!以后你还电啥?”二狗撇撇嘴说:“你打了一辈子鱼不还没打完吗?现在不又下河打鱼吗?”李老汉只好讪讪地笑。“我昨晚又看到那条大鱼了!”二狗把船划到李老汉的船边坏坏地笑着说。“在哪个地方?”李老汉小心地问。“就在这附近。”二狗似乎挺严肃的样子。

二狗说的附近,就是李老汉下网的地方。李老汉暗喜:看来我的经验还是可靠的,大鱼出没就应该在这狭窄的河段。不过,李老汉却说:“不一定吧!大鱼来去无踪,我这样死守也不是好办法,跟踪或许能捕到。”

“嗯,嗯!”二狗非常赞同。在捕大鱼这点上,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八月十五晚上,一轮明月悬挂天上,大地如同白昼,河面浮光跃银。

李老汉望望月亮,看看水面。他决定在船上过夜。

二狗望望水面,看看月亮,说:“老婆,今晚天气有大鱼出来,我们能电到大鱼。”

月亮的脚步款款地移动,寂静的河面似乎能听到月光把碎银子撒向河面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李老汉不时地划动小船在两岸网口观察。

二狗说:“老婆,你把船划慢点,轻点,别把大鱼赶到老家伙那儿,让他白捡了便宜。”

二狗往上游去电大鱼了。他站在船头,两个网兜不停地在水里搅动。很多鱼儿漂浮在水面,二狗不管那些鱼儿,他今晚一门心思要电大鱼。带电的网兜在水里电击的面积达四五平方,也就说,只要周围有大鱼,二狗满有把握电到它。

“嘎——嘎——”小船惊起一对水鸟,它们拍打着翅膀飞上岸,吓得二狗手一哆嗦。突然,一股巨浪涌起,白色的尾鳍在水面上一甩,水花像珍珠一样撒向四周。“大鱼!大鱼!”二狗抑制不住激动,压着嗓子。他妻子用力划动小船去追。

此时,一朵浮云遮住了月亮,河面顿时朦胧起来。

二狗看到前面一个扁担一样长的黑影在水面一隐又消失了。二狗索性把电门一直开着,随时做好电击大鱼的准备。

浮云游走,皓月千里,水面波光粼粼。当二狗再次把网兜在水里搅动时,突然,一股巨浪向河中间涌去。二狗想,不好,鱼一旦到深水区,电击就没有效果了。于是二狗让妻子把船划向河心。

他再次把网兜往深水区搅动,一串串泡泡从水里冒出,接着一条约大大的尾鳍在水面上搅动。二狗试着用网兜去舀,网兜小了,舀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眼看大鱼就要挣脱,情急之下,二狗跳下船就去抱那条大鱼,“啊——”二狗惨叫。二狗老婆赶紧关了电门,大喊救命……

听到救命声,李老汉赶紧把船划去,他没忘记看看二狗的船舱——空空的。等他和二狗的老婆把二狗拖上岸,二狗已经不行了,二狗的老婆在寂静的岸边号啕大哭……

第二天,李老汉悄悄地把船和网拖回了家。

别人询问他有没有看到二狗说的那条大鱼时,他用力伸展双臂,比画着严肃地说:“有!这么长!”